

张维莲： 小“移民”扎根鹰城



张维莲(右)与母亲一起快乐回忆往事。本报记者 张鹏 摄

□本报记者 李科学

虽然在鹰城出生,但严格地说,张维莲更像是平顶山第一代小“移民”。1957年1月,张维莲的父母领着一岁半的大女儿,一路奔波了好几天,从当时的黑龙江鹤岗矿务局来到平顶山,成为鹰城早期建设者之一。那时,张维莲的母亲张玉华已经怀孕

约7个月,当年3月6日,小维莲呱呱坠地,成为鹰城诞生的小小见证者。

60年来,张维莲在鹰城扎根,与鹰城一同成长,和母亲一样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务工作者。3月15日上午,在园林小区母亲家中,张维莲快人快语,言谈中透着一股利落劲儿。她的一切早已深深打上鹰城的烙印,这里就是她的故乡。

麦田里的快乐时光

张维莲姐弟5人,她排行老二。在她的记忆中,童年时光总是和大片麦田联系在一起。如今的矿工路与体育路交叉口附近曾是大片麦田、高粱地。大姐有时领着她,赶着家养的3只鹅去麦田放养、玩耍。年幼的四妹喜欢在麦田里跳舞。淘气的孩子们也曾到开源路中段大片水坑处捞浮萍,“当时觉得特别远,现在通车了,感觉两步路就走到了”。

张维莲的父亲是位老革命军人,母亲是一位医生。来到平顶山时,职工宿舍刚刚盖好,刷着白石灰,味道很呛人。全家人到比他们早来一年的朋友家借住了两个多月。

“那时候荒芜一片,啥都没有。”今年82

岁的张玉华回忆说。基础设施正在建设,城区只有尘土飞扬的小土路,“商业中心”就在老大楼一带。小维莲出生在当时的煤矿筹备处卫生所,即现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的前身。家家都没什么家底儿,国家配发了床、桌椅等家具。但没人在意过条件的艰苦,“当时来的有很多老八路、老红军,都是一心为工作”。

虽然物资贫乏,但他们的记忆依然美好:老大楼东边儿有看小画书的摊儿,一两分钱就能看一本;市工人文化宫的露天电影院5分钱一张票,可以享受一两个小时的美妙时光;即便上中学时去焦枝铁路支线施工现场帮忙砸石头,也是累并快乐着。

受父母影响一生敬业

张维莲2007年退休,之前是建井一处职工医院的医生。她和大姐都是医生,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母亲影响。

基本生活用品凭票供应、上山下乡……都被张维莲这代人赶上了,吃过的苦后来都成了她的财富。在父母的教育下,她从小艰苦朴素;在北渡公社汴城青年队的下乡经历养成了她吃苦耐劳的品格。1976年回城后,张维莲在当时的建井一处当打字员,后来去矿区医院培训班脱产学习了两年,成为建井一处卫生所一名医务工作者。

张维莲接触的多是工伤病人,对伤口进行清创、缝合等处理。矿上有重要工程时,必须有医务人员到现场跟值,以应对突

发事故。当时女医生多,一值班就得连续十天,很多人都不太愿意去,张维莲是个例外。“十矿、十二矿、大庄矿,我都去过。24小时随时可能有人敲门。”两三岁的孩子有时没人照顾,她干脆把孩子带了去。“母亲是医生,工作很忙;父亲虽然是领导,支援高产时还下井,说要身先士卒。”这种实干精神深深影响着张维莲和兄弟姐妹们,并践行于他们的工作中。

“跟值时只有一个小医药箱。装着治疗心脏病等的急救药物和一些简单的急救器械。”张维莲说,当时建井一处医务所的器械也很简陋,“好一点的心电图机器都没有”。后来,B超机、X光机都有了,工人检查身体也不用去大医院了,有了住院部。

与鹰城同成长感慨良多

张维莲退休后,除了操心上小学的孙子,剩下的时间,她都用来陪伴老母亲。兄弟姐妹们多,每天轮换着为母亲做饭、夜晚陪伴。老母亲虽然年纪大了,但依然思维清晰,举止从容。“这是我们的福气。”张维莲说。

母亲张玉华所住的园林小区以前是棚户区,也是矿上很常见的住宅。如今改造的小区楼房崭新,环境整洁,家中敞亮。小区出门就是热闹的市场,对面是鹰城广场。作为矿上的职工,兄弟姐妹几家都享受到了棚户区改造的优惠政策。

在张维莲的印象里,她是和鹰城一起成长的。小时处处是低矮的平房,仅有的

“四棚楼”甚至吸引了周边地市的人来看稀罕;60年来,现代化的高楼拔地而起,曾经靠职工亲手搬砖、打水泥地的矿务局医院如今也建起了30多层的大楼。特别是经历过“买肉、买布都得凭票,还得抓阄”的计划经济时代,如今的物质生活是如此充足,“用翻天覆地来形容,一点也不为过”。

平顶山是座移民城市,当时的矿务局基层领导大多来自东北,也有河北唐山等地的,开口就是标准普通话。正因为如此,这个年轻的城市包容性更强。鹰城同龄人的父辈成为最早的开拓者,一代又一代人为城市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,让它一天天变得更美好。

高立柱： 鹰城发展速度太快， 我都跟不上了



自己当年运送砖块建起的楼房,如今变成了不起眼低矮建筑,60岁的高立柱感慨万千。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

□本报记者 杨尊勇

高立柱家住市区长青路附近,今年60岁,和鹰城同龄。他有些眼花,看不清纸上的字,更不会用微信等社交软件,外出

更喜欢骑自行车。“鹰城发展速度太快,我都跟不上了。”行走在车水马龙、高楼林立的都市中,高立柱的内心有些矛盾,他既为鹰城翻天覆地的变化欣喜,又不免因自己被时代悄然甩在身后而心生感慨。

当初觉得光明路修太宽了

1955年,高立柱的父母随着东北援建大军落户当年的平煤四矿。1957年3月2日,高立柱出生,当时一家人租住在光明路北段附近的平房里。高立柱记得很清楚,年幼时一家三口租住在一间屋子里,中间用高粱秆隔开,一边父母住,一边自己住。

1974年春,即将高中毕业的高立柱积极响应政策,到市郊委红旗公社红旗大队西高皇村(今新华区西高皇街道西高皇村)下乡。种菜、开拖拉机……这一待就是近两年。

“当时光明路北段为数不多的三层楼(今光明路平安佳园南侧农信社办公楼),就是我下乡时开拖拉机一车一车给他们拉的砖头、石块建的。”说着,高立柱仿佛又回

到了那个火热的年代,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:“那时候只有诸葛庙(今开源路与和平路交叉口附近区域)是繁华区,汇集了粮店、理发店等国营商店。当时理发只要两毛钱,从四矿坐公交到诸葛庙仅需7分钱。”

高立柱说,20世纪70年代以前,从光明路往西,从劳动路往东都属于郊区,市区主要干道也就中兴路和矿工路两条。“那时候中兴路只比现在的人行道宽一点,70年代中期修光明路时,一下比中兴路宽多了。”高立柱说,当时市区人少车少,好多人看着修好的光明路纳闷:“修这么宽的路干吗?”谁曾想,短短几十年,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,市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,曾经空荡荡的光明路早就被遍地的私家车堵得水泄不通了。

援建者曾改变鹰城的建筑结构

1977年,高立柱回城后,成为当时六矿的一线井下采煤工人。1980年被调往六矿机电队,因为表现突出,后被推荐到矿上学校继续学习知识。当时,平顶山作为一座煤炭大市,形势一片大好,全市小煤矿遍地开花。20世纪90年代,六矿新开一家名叫“青年矿”的小矿场,高立柱被派去担任管理。后来,青年矿易主,高立柱回到六矿行政科工作,直至退休。

像高立柱的父母一样,20世纪50年代,成批的东北援建者对鹰城建设和城市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,与此同时,大规模的东北人口迁入,曾一度改变了鹰城人的生活习惯和建筑结构。高立柱告诉记者,建市初期,居民的生活配套设施极不完善,仅冬天取暖就是个大问题。

当时鹰城本地人冬季大都在屋子里烧麦秸秆取暖,不仅灰尘多,效果还不好。援建者迁入后,很多人沿用了东北传统的取暖方式:火墙和火炕。他们先在墙外挖灶炉,烟囱设置在火墙上方,利用炉灶的烟气热量来升高室内温度,保暖效果非常好。很多本地人看到后纷纷效仿,后来有些人在自建民房时直接预设出火墙。

如今,鹰城市民基本都住上了楼房,大都用上了暖气,但火墙带给这一代人的温暖却留在了很多人的记忆中。

“我这一辈子没什么大起大落,平平淡淡,能参与鹰城建设,和城市一起成长,很荣幸。”高立柱说,现在的年轻人头脑活,知识水平高,他作为鹰城同龄人见

证了鹰城的发展,更相信年轻一代能把大美鹰城建设得更好更美。

(本版所提单位,除特别标注外,现在均属平煤神马集团。 编者注)

出租

园林路与长青路交叉口御玺宾馆六楼1700多平方米(含30多间房,装修过,有空调,有会议室、厨房、网线,专用电梯、车位),可办公用,现诚意出租。

联系人:闫主任
电话:13783259507